兩漢筆記

三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兩漢筆記卷四

宋 錢時 撰

武帝

建元元年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廣川董仲舒對曰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云懋哉懋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

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
武帝即位而首訪大道之要仲舒對策而首以學問為言此三代而下君臣相問答者所未有也豈不美哉雖然真知所以為學問則大道之要在是矣夫道者無方無體無所不至無所不通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天地萬物同出於道範圍發育無非此道之變化父子之所以親君臣之所以義夫婦之所以別長幼之所以序朋友

之所以信日用常行起居食息皆此道也故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仲舒謂道之大原出於天其以成象者而言乎抑以理言乎以理而言天即道道即天何原何出之可別也以成象者而言則天特範圍中之一物耳謂之大原尤不可也然則斯道之大果有要乎曰在乎心人心之良本無非道感物而動意蔽情昏始日用而不知終冥迷顛倒而不自反是故不可以無學焉學而不問則疑無與決窒無與通

邪正無與分真偽無與辨雖學猶不學也故易曰學
以聚之問以辨之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曰學曰問
兩不偏廢則本心日明六通四闢矣知此謂之智得
此謂之德全此謂之仁宜此謂之義履此謂之禮樂
此謂之樂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兢兢業業者
兢業乎此也無怠無荒者無怠荒乎此也於穆不已
者不已乎此也夙夜罔或不勤者勤乎此也曰為之
不厭曰自彊不息者不厭不息乎此也是勉也非可

彊也一有彊勉之意即有時而作輟非不厭不息之運也順此則為治逆此則為亂順此則為吉逆此則為凶順此則為安為存逆此則為危為亡所貴於大學者以此教也所貴於守令者以此師帥也所貴於更化者以此躬行於上而天下自丕變也故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又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上之風必偃此感化之妙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

以敬順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上以實感下以實應不言而信不令而從非徒區區革一弊新一政而謂之更化也唐相楊綰而減騶徹樂者聳然於制下之日豈待告語而復從事哉自然之應不可彊也仲舒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是特指事物為仁義以玉帛鐘鼓為禮樂而實未嘗知此心之即道也苟不明道而求先王於形迹之末則後世王田可以為

三代而舞韶箾者即得謂之舜矣武帝好大喜夸氣象已見於發策之初仲舒但云學問而不明其所以學問之旨使之斂華就實反求諸心而力行之徒佐其上嘉下樂之鋒而大道之要終茫然迷眩無所歸宿愚是以不能忘言

上雅嚮儒術嬰蚡俱好儒推轂代趙綰為御史大夫蘭陵王臧為郎中令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既至見

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改歷服色事

愚每愛申公力行何如之語與汲黯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之言切中武帝之病使其能受則所履皆實地所進皆實德所行皆實用豈易量哉惜乎趨向不投竟成落落雖有金丹大藥無救護疾忌醫者之死是

可歎也因觀武帝天姿過齊宣王遠甚孟子之啓迪之也皆隨其所好而利導之是以雖未能用而亦不遽至於扞格英銳之主方虛驕侈大安能遂聽霜降水涸之言要當委曲隨順啓諭庶可漸漬而入犯其所忌直發不顧一與之背遂難再合此亦進言者所當戒云

二年太皇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爲新垣平邪陰求得趙綰

王臧姦利事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諸所興為皆廢下綰臧吏皆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

後世儒學每不能勝異端非異端之勝也為儒者之無以勝也孟子在戰國固以王政為主而未嘗不以轉移心術為先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此萬世不易之要旨矣今也名為儒學而根底工夫實無以轉移人主之心乃急急從事於外為觀美夷考其行又不能無可議一旦取敗身且不保尚何望其

引君於當道哉異端者乃不然不為經世之規模而專以清修為事實一受其病深入膏肓死不可奪無他其所學雖不正而所用力者亦曰在心故也武帝即位之初以儒術取士曾未數月不特興為之事皆廢而人且獄死咸謂太后好黄老實害之不知臧綰固自取也然則儒者之學果不足以勝異端歟

三年上自初即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眩鬻者以千數上簡拔

其後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後又得吳人朱買臣趙人吾丘壽王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吳人枚臯濟南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

每疑文帝愛賈誼辭博一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及請立漢制更秦法則讓遜未遑一聞大臣年少初學擅權紛亂之語即疎之不用其議出為長沙王傅而遂不留夫立漢制更秦法以為未遑固若不滿人意

然嗣位之初輕俊之言一售使紛更變亂之門由是而起則文帝殆不為無見也是故雖愛其才而終不用其議雖超遷之使之貴而終不使之得以間大臣夫大臣古之所謂百揆四岳上與天子坐而論道而下則表帥羣工百辟者也伊尹咸有一德謂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其人者一德之人也庶官則凡賢材皆可任至若左右大臣則斷非一德不可如不可用寧不用耳安有崇奬輕俊環列左右尚辭辯以相

折屈此其舉措視文帝何如哉雖然此亦大臣非其人之明驗也非大臣之罪也武帝不知大臣之為重而所用者不惟其人也亦非不惟其人也武帝少年之氣與輕俊者之心合而不知有大臣也自時厥後侈心日肆長駕遠馭天下騷然文景數十年之元氣耗竭殆盡皆此曹實從臾之史氏謂中外相應以義

理之文果然乎否也

是歲上始為徵行

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是故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武帝者豈特為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而已哉萬乘之國尊詭名夜出馳鶩禾稼而民號呼罵詈鄠杜令欲執之投宿逆旅而主人翁疑為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乍居天位不自愛重侈心狂縱身幾不保何貴於天下之表儀也向使賢人君子在其左右有師保正

救之德必不至是可以為萬世戒矣

六年武安侯田蚡為丞相蚡驕侈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物相屬於道多受四方賂遺其家金玉婦女狗馬聲樂玩好不可勝數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稍退

丞相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而史謂權移主上此有

以見漢之相權甚輕而吏皆天子自除明矣夫冢宰
掌建邦之六典於百官無所不統旁招俊乂列于庶
位正其職也安有天子而下與之爭除吏者舜禹宅
百揆皆四岳所薦丞相薦人至二千石又足為異乎
由是而論非相之不可以除吏除吏而以之為市者
非相耳因觀建元二年冬十月武帝年未弱冠田蚡
迎淮南王安霸上遽作不順語安大喜遂厚遺金錢
財物卒啓賊心以成元狩之變此責主之姦也以天

子為市而且不恤又奚暇論除吏之可不可哉

時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汲黯對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咸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夫心不

可以存亡言也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人皆有之非由外鑠雖甚晦蝕未有不存者但日用而不知耳欲不可有也又烏可以寡言也纖毫意念即昏即差謂之寡欲則是不能無矣則是雖不能無而亦不為心害是奚可乎孟子之言殆為誘進初學而發也一無所累靈明湛然此心即仁此心即義推而放諸四海而準無非此心之妙用安有內多欲而仁義可以外施者內多欲則施於外者之非仁義明矣黯固未為其

知仁義也學黄老言亦知多欲之害心故有是語然
鍼砭武帝之膏肓則大矣因觀黯之為人風節凛凛
不可撓如秋霜夏日可為漢臣第一流向使得聖人
為之依歸學吾儒之所謂學則其所到豈易量哉如
許美質未免溺於黄老公孫弘之徒乃以儒稱於世
而黯且未免有毁儒之名儒不可毁也殆詆斥公孫
弘耳後世皇極不建聖道不明學者無所師資往往
高明英特之士鮮有不淪於異端者不特一汲黯而

已是可歎也

元光二年鴈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虜必破之道也詔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議宜擊夏六月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

將軍將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塞覺之走出六月軍罷將軍王恢坐首謀不進下獄死

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者有德以懷之有信義以服之耳漢與匈奴和親固已大繆安有許之未幾遂乘其親信而誘致之而設伏以襲擊之者是捐子女為餌行險以徼幸也市井狙詐之徒猶或知恥曾謂堂堂中國而忍為之乎小人不顧大體挑釁誤國大抵

若是言之可為哀痛自時厥後四十年間匈奴入上谷鴈門者各四入代定襄者各三入漁陽五原者各二入遼西上郡右北平者各一虛內事外歲尋干戈海內蕭然戶口減半惙實啓之也或曰由此遂絕和親似未為失曰必欲絕之豈無其道而因之以為餌是奚可也

五年女巫楚服等教陳皇后祠祭厭勝挾婦人媚道事覺上使御史張湯窮治之湯深竟黨與相連及誅者三

百餘人楚服梟首於市乙巳賜皇后冊收其璽綬罷退居長門宮

周官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奇服怪民不入宮先王防患之意微矣大抵邪術左道惟婦人最為易惑妖巫幻婦一入於內未有不為其所變亂者雖閭巷士庶以至公卿大夫之家皆當嚴之況天子宮禁乎楚服之事可以監矣而他時復有祭木人度厄者入之而卒以稔成巫蠱之禍此皆武帝自信妖妄有

以致之也可不戒哉

上為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偃是時中郎東方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其罪三也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

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以豎刀為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入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矣

東方朔以詼諧侍左右而侃侃之論如此良可喜也武帝才高而過失最多一時進用往往皆快心逞意之徒務投所好以相從諛鮮有正救之者茍正救之

亦自能聽向使在廷隨事納忠皆如斯言之侃侃則武帝必不至於已甚每見東甌告急聶壹設詐可否兩端初不自決非莊助王恢啓其端萌而鼓其狂念安有後日窮征遠討之禍哉類而推之可為浩歎者多矣愚是以有感於朔而重為武帝惜云

元朔五年以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弘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董仲舒為人廉直以弘為從諛弘嫉之

膠西王端驕恣數犯法所殺傷二千石甚衆弘乃薦仲舒為膠西相仲舒以病免汲黯常毁儒面觸弘弘欲誅之以事乃言上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内史上從之

内君子而外小人是君子小人皆得位也故泰内小人而外君子是小人君子皆失位也故否一相當國而使君子不容於内則時事可知矣邪正不並立是非難兩存小人之情惟恐君子之不利於巳也而戹

之百方而擠之是故屏遠竄逐使人主終身不見其面然後惟吾所為無不可者豈容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哉武帝之有汲黯董和如麒麟鳳凰真希世之瑞公孫弘為丞相方開東閣以延賢人而首以危機中之不知所延者果何賢乎史氏謂其意忌報隙愚謂雖無隙弘亦不容也

大將軍青雖貴有時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

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大抵端方之士足以使人敬而每難於使人親無他不能隨徇相媚悦故也武帝放浪馳縱而獨斂然於黯如此非有以使之心服不至是然在武帝亦豈不甚可喜哉及取黯始末觀之往往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聞多欲之語則怒變色聞積薪之喻則怒其言益甚諫匿馬則為之默然諫賈人市者坐當死則以

為復妄發諫廟歌則不說諫殺士則信其為愚後既免官投閑田園起守淮陽竟死於外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而不可得矣則是雖敬而實未嘗用也得非嚴憚有素而未必真知所敬歟向使以其敬黯者用黯則賢人得路而天人治矣寧肯甘心公孫弘張湯之儔乎

六年是時漢比歲發十餘萬衆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

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六月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贓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至千夫者先得除為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

左氏傳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書曰四征弗庭綏厥兆民是故制兵以威不軌無非所以衛吾赤子也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謂之四海上世聖王所以柔遠人者豈窮征討利開拓云哉服則懷

之叛則威之使外內有截不為民害則已耳武帝竭中國之力以逞其好大喜誇之志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郡歲出擊胡動十餘萬驅生靈就鋒鏑瀝膏血事荒遠大農費匱掊取百端後雖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而海內則蕭然矣尺寸之地不知其為幾萬萬民命之市也悲夫

元狩三年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羣臣雖素所愛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輒按誅之無所寬假

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苟能識之何患無人夫所謂才者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為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為愚而不知理也上顧羣臣曰黯自言為便辟則不可自言為愚豈不信然乎

趙簡子使聘孔子孔子至河聞簡子殺竇犨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犨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違傷其類也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況於人乎上有殺賢之主則知幾之士有遁而已矣賢者遠遁而無恥之徒競進況觸刑辟以誅戮

者皆赴火之蛾也鴻飛冥冥弋人何慕黷也不明斯義而恐賢才將盡無與共為治嗚呼果賢者乎武帝將不得而有也矧可得而殺也若乃貪夫嗜利萬死不顧其身雖殺之豈有盡乎宜武帝之不患無人而反笑黷為愚也主父偃始從齊來一歲驟用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大橫偃曰吾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明年竟以齊事遺族甚矣武帝之忍於殺士而欺人之徒忍於自殺其身也此可以觀矣

四年冬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而富商大賈冶鑄煮鹽財或絫萬金不佐國家之急請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三品大者圜之其文龍直三千次方之其文馬直五百小者橢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

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
計算用事咸陽齊之大煮鹽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絫千
金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
析秋毫矣詔禁民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釱左趾沒入其
器物公卿又請令諸賈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
二千而一算及民有軺車若船五丈以上者皆有算匿
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
畀之其法大抵出張湯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

子忘食丞相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騷動不安其生咸指怨湯

武帝之虛耗原於文景之恭儉何者省費尚樸身先天下兩君相繼凡四十年粟腐貫朽海内殷富非天雨而鬼輸也武帝嗣服但見財用豐衍而不知其所自來是以胷膽開張耳目盈蕩恣所欲為而不暇計其後譬如膏粱之子狃於貴盛侈費無藝意氣咈然以妄為常難可復斂一有不給遂至刻剝苟求賣田

宅貨簪珥什物以繼其欲而弗悟斯武帝之謂矣周公作無逸首陳稼穡之艱難而七月一詩下至男耕女桑蔬果生菹之候纖悉無所不具正恐成王年少驟處盈盛之運而侈心易生也經曰民為邦本又曰上以厚下安宅武帝虛内而事外危國命而戰遠夷經用大空窘無以繼輪臺之悔可以速下矣乃方甘心酷吏殘虐於上計析秋毫之徒蒐獮於下縱豺虎羔犢之羣而莫恤烏在其為民父母也繼世之少主

其毋怵於目前之殷富而自效其侈心哉

六年大農令顏異誅初異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萬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隙及人有告異以他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若湯之殺顏異真可謂無辭矣使有可議寧當至腹誹乎益足以驗異之賢而湯之巧詆凶殘無狀也自古小人用事必先設法以鉗人之口腹誹且死況敢有公言卿大夫諂諛取容一律而從湯矣為人君者曷亦謹所信任哉後二年湯竟有罪自殺因歷觀酷吏傳少有得其死者殺人之事習熟於君之耳目即教君以殺已之道也出爾反爾信哉是言

元鼎四年初條侯周亞夫為丞相趙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為酷急至晚節吏務為嚴峻而禹更名寬平中尉尹齊素以敢斬伐著名及為中尉吏民益彫敝是歲齊坐不勝任抵罪上乃復以王溫舒為中尉趙禹為廷尉後四年禹以老貶為燕相

漢家寬厚之風始於高而成於文而刻薄之禍則兆於景而成於武高帝以寬大長者扶義而西入關之

初定三章之約文帝尚愷弟除肉刑一時將相莫不務為寛厚恥言人過禁罔疏闊錢至刑錯景帝繼之雖減笞法而刻薄之禍則已兆矣何者景帝之刻薄兆於鼂錯之術數也至於武帝遂極慘酷而數十年寛厚之風無復影響宣帝中興踵武相繼刑名繩下守為家法滔滔焰焰降以不返嗚呼一代之風俗有一人焉成之必有一人焉壊之成壊之變雖係乎君德之隆汙而成壊之機則關乎君子小人之用舍吁

甚可懼也愚是以觀趙禹之始末上下世變而爲之重歎云

是時吏治皆以慘刻相尚獨左內史兒寬勸農桑緩刑罰理獄訟務在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繦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

自古賢哲無往而不行其志謂有所扼而不得行者
殆非也是故可仕而仕行之於致君澤民者此志也
可遁而遁行之於掛冠納履者亦此志也不幸居危
邦事亂君義不可去而不得去雖如龍逄比干死於
諫諍而此志亦未嘗不行也故曰素富貴行乎富貴
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
難安有居官任責不能盡其職分而但歸咎於時之
不可為哉此無他中無定守志在隨人汙濁相挺合

為一律是以剥下媚上貪得患失而不暇顧其非義耳當時吏治慘刻相尚如在湯鼎中兒寬職居三輔一境之民嗌然春風和氣乃如此不特終能免禍而上亦且奇之孰謂乖時礙俗而為君子者果不可以行其志也

元封二年上以旱為憂公孫卿曰黄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

黄帝古聖人也通變宜民垂衣裳而天下治舟車門

析臼杵弧矢之利所以取象於易者無非生民日用之常豈迂僻幻怪遊方之外者哉孔子定書討論墳典高辛而上皆在所略非以其怪誕而略之也墳言大道典言常道古聖相傳初無異旨特以上世洪荒垂世立教者未備孔子將取之以示百王之標準萬世不刊之鵠的故斷自唐虞以還下訖於周耳周禮周公之大訓也儻涉怪誕則三皇五帝之書曷為而掌之外史乎戰國縱橫異端蝟起凡託黃帝以名書

者如道如名如陰陽如小說如醫卜神仙之類不一
而足至若封禪登天恍蕩不根之論漢之方士往往
率類聚而歸焉是何誣黃帝之甚也使古聖而行封
禪則二帝三王行之矣血祭五嶽聖經具在不聞封
禪之名況又有所謂乾封者乎君能以旱為憂此正
恐懼修省之端羣臣所宜盡忠儆告使之改過進德
以弭天變公孫卿何人而敢為誣妄如許欺君欺天
以欺天下而帝亦安受其詐言之不怍吁抑愚矣哉

三年定朝鮮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玄菟樂浪本
箕子所封昔箕子居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為
民設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
没入為其家奴女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
俗猶羞之嫁娶無所售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
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野飲食以籩豆都邑頗倣效
吏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藏及
賈人往者夜則為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寖多至六十

餘條

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陸文安公亦云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是故有是心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事是君而謂其君不能者賊君者也治是民而謂其民不能者賊民者也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

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昭然灼然不可
誣也夫安有中國夷狄之異哉在為人上者所以教
化之何如耳朝鮮遠在海外一被箕子之澤而習俗
醇美如此況生長二帝三王衣冠禮樂之地而有不
可化者哉雖然國風所剌去周先王未遠也而敗俗
亂倫言之可為羞赧武帝去箕子且千年而餘風遺
韻如出一日豈中國之民反不如夷狄而諸大聖人
之教曾一箕子之不若乎無他海島而居質實樸野

一國之內自爲風俗耳目無所慘心志無所蕩而醇氣美質無所凋喪是以一習其教世守而不變非有意於守也安於日用之常而自不變也中國乃不然教化一衰情偽相鑿姦聲亂色浮靡百端凡接於目而感於耳者無非害心蕩志之具益熾益烈如火焰焰益流益下如水滔滔先王之教所以易壞而中國之俗反不若遠夷之美且久者抑其勢之所必致歟且愚於是而有感矣心無有不良性無有不善固也

然而進德甚難趨惡甚易猶之詩書禮義之族耳目日熟乎賢人君子之事非不美矣不幸而有小人焉倡之往往決壞隄防順流東注而不可遏夫以千載箕子之國而敗於一日遼東之小吏不知一壞而有能復返之者否乎如箕子闕　能復可久乎愚是以於俗稍益薄之語痛傷風敗教之端而為之重歎也五年上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

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絶國者

武帝取士而以跅弛為的抑何異也夫人主之好惡風俗之樞機上以跅弛求之下亦跅弛而奔之

相延成風聲生氣化如是而望士習之美為邦家之光寧有是理也哉舜大聖人首舉元凱生乎百世之下而坐想宣慈惠和明允篤誠之美猶藹然如春風和氣之襲人如參苓耆朮之可以養生如

麒麟鳳凰之出為世瑞也周公告成王一則曰其惟吉士二則曰其惟克用常人而詩人亦以藹藹王多吉士藹藹王多吉人稱之然則太和之在唐虞成周亦惟聖明在上而所用者固太和之人耳雖然其教之也有道其養之也有素故其用之也隨所取而皆君子後世不養不教不惟德行之是選而徒跅弛以快非常之用平居無事狂縱叫呼任俠妄行不可檢柬一旦有釁則從臾而出聚為羣盜謀僭亂奸典憲

殺身赤族而不顧者皆此跅弛之謂矣用舍之際曷
亦謹其的哉

兩漢筆記卷四

兩漢筆記卷五

宋 錢時 撰

武帝

太初元年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壊廢宜改正朔上詔兒寬與博士賜等共議以為宜用夏正夏五月內詔卿遂遷等共造漢太初歷以正月為歲首

夏正寅商正丑周正子而孔子獨言行夏之時何也

蓋建子之月一陽潛動於黄鍾之管至于三陽天地交泰而發生之功於是著焉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則寅月孟春為歲首得時之正的的乎其不可易矣此孔子答為邦之問所以首欲正之歟周官正月之吉始和説者謂周之正月而正歲十有二月令斬氷則曰夏正愚謂二者皆夏正也豈不見秦紀以十月為歲首及是書以正月為歲首之文乎例而推之則建子者特以十一月為歲首建丑者特

以十二月為歲首而四時之序十二月之建未始變
也故自秦止太初以前建亥每歲首必曰某年冬十
月而春正月則相次于後夫如是則正月之吉豈可
以為建子若建子則十一月正隆寒而謂之始和固
不可也然觀春秋傳則又不同僖公五年春王正月
辛亥朔日南至是直以建子為春正月而亥月為季
冬時與月皆變矣然則凌人所謂正歲十有二月令
斬氷春始治鑑夏頒氷秋刷者豈卯月寒方退而遽

頒午月以後方盛暑而遂不用乎不然必用一代之正朔而周公六典孔子春秋何乃不同如此得非六典作時雖以子月為歲首而夏正固未嘗廢其後悉廢夏正而時與月皆變故孔子傷之遂欲行夏之時歟說者謂孔子以夏時冠周月殆不然也

二年以太僕公孫賀為丞相封葛繹侯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自公孫弘後丞相比坐事死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賀引拜為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不肯起

上乃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

漢殺大臣其禍萌於鄧侯之械繫而成於晁錯周亞夫之死至于武帝則視之猶常事矣公孫賀涕泣不肯受而征和二年父子竟死獄中逆知其必然若符契之合者舜曰臣作朕股肱耳目高宗相傳説命之曰朝夕納誨安有此禍也哉皆由漢承秦弊不知天官冢宰之為重而居是任者亦不知天官冢宰之為何官耳且在坐為起在輿為下有病親問不幸而死

親用論道經邦為師為保此非可以吏事苛責之者也武帝求可為將相之材乃欲得跅弛之士而御之取其跅弛則不以良弼望之明矣而體貌大臣之道又豈可以御言也御之術殺之階歟

四年冬匈奴呴犂湖單于死匈奴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天子欲因伐宛之威遂困胡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因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使使來獻

天漢元年春正月上嘉匈奴單于之義遣中郎將蘇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閼氏歸漢虞常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勝許之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使衛

律治其事常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尹秩訾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温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絶半日復蘇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劒斬虞常衛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劒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

坐復舉劒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鬬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

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絶其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氊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乳乃得歸别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此不可奪之志即天德之剛即易之大壯即曾子之大勇所以獨立不懼者此也所以中立不易者此也人同此心所以國有道不變塞國無道至死不變者此也人同

此心同有此志杲杲明白本末始不剛健一固於外物即奪之矣嗚呼死所我惡也而所惡有甚於死貴富我所欲也而所欲有甚於富貴彼其臨之以白刃而不撓誘之以美利而不動間處海濱無人之地獨抱孤忠凜凜不屈者幾二十年果何所見而自若如是哉從古以來有一旦身處危難不顧分義幸生苟免為萬世名教之罪人者於蘇中郎可以觀矣

三年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者終無有驗而公

孫卿猶以大人跡為解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猶羈縻不絶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甚矣人主之心不可有所溺也文成五利相繼伏誅亦可以省矣而公孫卿之詐愈甚後雖厭怠而猶庶幾其萬有一焉者無他心有所溺耳自今觀之妖妄之言動以萬計如狎弄嬰孩於掌股之上可怪可笑而帝不虞其詐也舜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

言勿聽一聽無稽即所執者搖矣益曰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疑於去邪即此心之清明者惑矣後世異端邪說萬徑千蹊何限為人主者盡以聖言為的而反求其本心哉

太始三年趙人江充為水衡都尉初充為趙敬肅王客得罪於太子丹亡逃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召充入見充容貌魁岸被服輕靡上奇之與語政事大悅由是有寵拜為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

佞者充舉劾無所避上以為忠直所言皆中意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乗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寛之江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小人進身用事未嘗不託忠直以行其狡險人主弗察而輕授之權則鮮有不為大姦劇惡以亂天下江充盧杞之徒是也充為趙王客而詰闕告趙太子陰

事則其人可知矣一旦驟用舉劾不避權貴此如市井惡少得所依憑即逞其暴豪肆其淩轢而無所顧忌謂之忠直固不可也觀其奏白太子家使與劾不下司馬門無以異然而君子之論若黑白之不侔者釋之之志在守法奉公而充之志在立威取寵耳日貽月醞卒至以巫蠱殺皇后太子而帝不悟推原禍賊與前日之譏趙太子同一機也吁戒之哉

征和元年上居建章宫見一男子帶劒入中龍華門疑

其巽人收之男子捐劒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冬十一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十一日乃解巫蠱始起

天下之本在人主人主之本在一心心無所蔽則清明澄照百志惟熙矣一有所奪則顛迷眩瞀百怪並出矣志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況武帝惑於方士妖巫之言浮海而求築宮而候搖搖神馭若將且至則其精神慌惚志氣飛揚蓬萊方壺固無時而不望

也如醉如夢以妄為真建章宮中豈果有所見哉心
迷而眼亂耳巫蠱之禍於是遂興殺人無數妻子不
保由武帝之失其主宰故也禹曰安汝止伊尹曰欽
厥止不欽則不安不安則外邪客氣用事古聖垂訓
所以為萬世帝王傳心之要法云

二年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衆變
幻無所不為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輙埋木
人祭祀之因妬忌恚詈更相告訐以為祝詛上無道上

怒所殺後宮延及大臣死者數百人上心既以為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遂若忽忽善忘江充自以與太子及衛氏有隙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上為姦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云

執左道以惑政者殺此先王之教也蓋視之如稂莠蟊賊惟恐為嘉禾之害安有作君作師作民父母而顧崇奬之為風俗倡哉上有好者則下必有甚焉者

矣羣聚於京師亂宮禁禍骨肉無足怪也姑以妖巫言之今之俚俗所在而有第一愚夫愚婦假託鬼神操死生禍福之說以相蕩惑雖至鄙陋天地間萬萬必無之理而黠首之徒往往多懼而易搖相與彌縫附會以神其怪誕市井駔黠平時狙詐百端不肯負人以智數亦且甘心聽命輸財致禱而不敢吝焉獨不知其何以然也吁抑愚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內不愧心外不愧人天地鬼神臨之在上固非一妖巫

所能妄加禍福於我也禍淫降殃無所逃罪區區淫昏之祀又豈能回天而易命也哉且夫端方有道之士莅官臨民不可干以私則其不肯黷貨以撓法也明矣況神者聰明正直而壹者也載俎束幣惟巫之從而遂能使死者生禍者福是死生禍福之權假妖巫以行其私而天命可以貨取矣尚得謂之神乎又可謂之天命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曰獲罪于天無所禱也此聖人之言也此惠迪而吉之吉也此作

善而降祥之吉也外是無他道也而何有於妖巫也嗚呼豺獺有祭農圃不忘其先夫所貴於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者履霜露之變悽愴怵惕發於人子之情自然不可誣也黔首之徒何足多罪公卿大夫之家詩書禮義之族不謹先祠而黷淫祀不修禮典而聽妖巫不信君子之言而惑於村氓賤隸之説是可歎也

必也為父則慈為子則孝為兄則友為弟則悌為士則志學為農則力田為工商則各安其分尊卑上下

有辨冠昏喪祭以禮異端邪說抑絕其萌左道怪民不使為幻庶乎其可也武帝巳矣可以監矣有王者作此化民成俗之先務云

四年三月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修封庚寅祀於明堂癸巳禪石閭見羣臣上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靡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

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歎向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武帝即位至是五十有二年矣顛冥狂眩過失萬端蓋無日而不履禍敗之途無事而不蹈覆亡之轍方其安於所習而未悟也肯自謂狂悖乎肯自謂愚惑乎肯自謂受欺妖妄自謂傷害百姓愁苦天下乎追悔昔非一朝感動如久處幽暗而見天日如乍脫荆棘而行康莊何其幸也此雖多歷年所老成定慮然

其端的正由太子之死於巫蠱貳師之敗於匈奴摧折頓挫困心衡慮而後得之耳使武帝移後日之悔為初政之端則五十二年禍亂之天下皆治平之世矣豈不美哉雖然斥仙人之盡為妖妄知節食服藥之差可少病固也以愚觀之武帝雖有此悔終未知所歸宿之地也周公謂荒寧罔壽孔子亦云仁者壽仁者心無所累血氣和平不為事物凋耗不為嗜欲戕賊一荒寧惟酖樂之從凡逐逐於外者無非自伐

之具矣聖人所以養生所以進德所以祈天求命其
要旨的的在是穆王馳八駿求神仙幾喪天下及其
悔也則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繩愆糾謬格其非心
用力處固不在節食服藥兾少病而已也所以齒百
篇之義為三代之王歟

先是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輪臺東有溉
田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三人分護益種五
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募民壯健敢徙者詣

田所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霸所弗為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豈得行其計乎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闕

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由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武帝悔過方新其言哀矜惻怛藹然有三代仁民愛物之意的的真實閒之使人感動無他發於本心故也心一而已前日此心也今日亦此心也一差之謬

如彼一悔之美如此為人君者可不兢兢業業夙謹此心之用哉

後元元年時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數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豫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黄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二年春二月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喻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事光頓首

讓曰臣不如金日磾金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矣乙丑詔立弗陵為皇太子時年八歲丙寅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三人皆上素所愛信者故特舉之授以後事丁卯帝崩于五柞宮

武帝好大喜誇多欲之主也一時人材紛然蝟集凡有以中其欲者皆得而從臾之是故趙綰王臧之言一投則議明堂吾丘壽王之言一投則起上林唐蒙

之言一投則通夜郎司馬相如之言一投則通邛筰張騫之言一投則通西域莊助之言一投則徙東甌王恢之言一投則誘擊匈奴李少君之言一投則信祠竈少翁之言一投則欲致天神欒大之言一投則冀安期羨門之可見公孫卿之言一投則真若封禪之可以登天以至張湯之徒之峻刑法桑弘羊之徒之言利事江充之徒之治巫蠱皆隨其所投而輒為之動東飄西泊泛泛然如風萍之在江湖略無主宰

良可憫笑及其晚年輔少主受顧命則有以得霍光於平時身後之謀先事而定所見卓然斷不他屬雖田千秋一言寤主數月而取宰相封侯亦且不得而與於此見帝天姿本高從前浮念至是掃滅而真見特達乃如此漢祚之所以未艾歟惜乎上官桀未幾從逆有誤委寄知人自古所難又足以為世戒也

右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崩年七十一

昭帝

始元三年初霍光與上官桀相親善光每休沐出桀
常代光入決事光女為桀子安妻生女年甫五歲安欲
因光內之宮中光以為尚幼不聽蓋長公主私近子客
河間丁外人善說外人曰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
得入為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成之在於足
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
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為然詔召安女入為倢伃安為騎
都尉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夏六月皇后

見高廟

昭帝是年十二後六年始加元服未冠而娶固無是禮且安有上官氏甫六歲即立為后成婦道見高廟乎甚矣公卿大臣之不可以不學也但知貪寵榮固權位而事之可否理之是非一切不問冒然為之而不知恥霍光於是不得而逃其罪矣安嘗語光雖曰尚幼然卒使由徑而入可乎夫婦人倫之始朝廷風化之原身受顧命行伊周事甥女方脫襁褓由徑入

宮立之為后而不能救事孰有大於此者乎使光開陳大義及時止絶則安父子未至尊盛亦必不至於爭權謀逆矣人皆咎光内女宣帝以成他日之禍愚謂禍端蓋自娚女始娚女之為后與殺許后而奇貴其女同一機也漢世大臣如光者蓋寡輔昭帝初政而繆戾如許不學無識良可嗟夫

五年春正月追尊帝外祖趙父為順成侯順成侯有姊君姁賜錢二百萬奴婢第宅以充實焉諸昆弟各以親

疏受賞賜無在位者

不學則易驕有權則易橫况外戚乎文帝爲之擇師傅賓客與此厚其賞賜而不使在位皆可以爲法矣霍光處此良是然而𭣣女爲后竟成亂階他日内女孝宣大稔身後之禍何也豈靈於人而不靈於己耶由是觀之不假趙氏之權者非有國家深遠之慮其殆桀安輩恐毋后之族權寵相扼忌嫉而抑遠之耳

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
公卿將軍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
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
並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
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
命出奔輒拒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
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
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義者繇是

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為不及也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冀得以富貴坐誣罔不道要斬成方遂昭紀作張延年

聖人作經以垂世詔後非空言也所以明大義示萬世人道之標準也自昔聖賢從容一堂之上斷大事決大疑定大難如辨白黑如數一二瞭然而不惑者

無他明於義而已義者人心之公天則之不可渝者非外襲而取之也人惟汨於利欲亂其清明中無權衡外物用事是非顛倒首尾衡決趨利乘便奪攘矯虔以至三綱淪九法斁人道泯泯與夷狄禽獸無異者大義不明故也是故不可以不學焉學以聖經為的學聖經以明義為的世固有號通經術而不適於用無補於治亂興亡之變者是腐儒也實未嘗知義也雖學猶不學也春秋之時雖極禍亂而當時士大

夫去先王未遠學有源流尚多知義至于戰國影響
不存每見漢興以來君臣之間未免以術數相牢籠
以權謀相雄長以險詐相屠戮其於經世之用可知
矣茍有以便其私遂其欲雖岑婺少季之事亦且安
行而不恥烏知所謂義也哉成方遂之詐一時無能
決者故因雋不疑而有是語嗚呼公卿大臣之不可
以不通經明誼久矣昭帝霍光抑何知之晩也
六年春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

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桑弘羊難之以為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於是鹽鐵之議起焉

甚矣利端之不可輕啓也其端一啓後來者守為定法以害民蠹國為常事其禍可勝言哉桑弘羊一賈孺耳天子作民父母而用賈人斗筲之智以爭利竭赤子之膏血以事荒遠譬猶伐貞氣助狂陽實此曹

從臾之武帝末年有志富民而田千秋趙過用選受顧命而得霍光金日磾平生謬妄灑然一洗桑弘羊巨蠹也大盜也可去不去而顧以御史大夫輔少主竟使賢良文學之議排抑而不得伸因觀霍光號知時務未幾而罷榷酤則賢良文學固有以切中其心矣向微弘羊鹽鐵均輸豈不能悉罷乎小人之根不除雖有讜議空言無補機會一失流毒滔滔武帝實遺其禍也

元鳳元年上官桀父子既尊盛德長公主欲為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又桀妻父所幸充國為太醫監闌入殿中下獄當死冬月且盡蓋主為充國入馬二十匹贖罪乃得減死論於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蓋主自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為將軍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

權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
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
亦怨恨光於是葢主桀安弘羊皆與旦通謀旦遣孫縱之
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賂遺葢主桀弘羊等桀等
又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趕太官
先置又引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乃為典屬國大將軍
長史敞無功為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
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奸臣變候伺光出

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
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
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有詔召大將
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
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近耳調校
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
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
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治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

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
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昭帝甫十四而能明燕書之詐昔人謂成王有懋德
固矣雖然昭帝止於昭帝而成王進德遂至學有緝
熙于光明之盛愚於此則深見天姿雖美不足恃而
學問之功為大也昭帝享國則固日淺而成王復辟
之年亦方弱冠耳洛誥答周公之語非大進所學有
見於道能為是言乎因觀三代而下英君誼辟非無

剛明特達之才而不能躋之二帝三王之域者皆由不學之故非不學也不以二帝三王之所學者為學也非不學二帝三王之所學者也無二帝三王之佐也由是言之成王雖疑周公而周公不負成王昭帝雖不疑霍光而霍光則有負於昭帝多矣

元平元年夏四月癸未帝崩迎昌邑王賀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璽綬襲尊號既立淫戲無度大將軍光憂懣田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

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
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
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
安世圖計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
不軌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
王出居于鄭由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
陛下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
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子萬姓皇太后詔曰可歸賀

昌邑國除為山陽郡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下獄誅殺二百餘人唯中尉吉郎中令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髠為城旦師王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諭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龔遂王吉可謂忠貞之臣矣痛言苦口悲傷懇惻真膏肓起死之藥奈何王之不聽也昌邑羣臣坐亡輔道之誼誅殺者二百餘人而遂吉竟以忠諫免事至於此豈其本心之所願也然為人臣而逢君於昏以苟目前之寵者果何利哉雖然太甲既立而後不明非伊尹之過也昌邑素行如此而霍光迎立之亦不審也已

右昭帝在位十三年崩年二十一

兩漢筆記卷五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